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卷一期

2010年6月，頁127～174

教育分流與性別再製——二班高中 女生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

黃鴻文、王心怡

摘 要

本研究以民族誌研究法描述與比較女子高中文組與理組中段班各一班女生的學生文化。在傳統「男理工、女人文」的觀念下，高中分組成為性別隔離的重要機制，使文、理兩組學生發展出不同的文化，並使這兩種文化兩極化。本研究選擇臺灣北部一所女子高中文組與理組各一班女生為對象，發現兩者的文化大同小異。理組女生表面上發展出順從學校的文化，實際上仍接受傳統的性別偏見，甚至看不起同為女性的文組女生。文組女生雖然創造與學校主流文化相反的文化，卻傳遞傳統女性的角色特徵。兩班女生雖然都「洞悉」父權體制的意識型態，也有些許文化抗拒，仍然無法擺脫父權體制的「限制」。轉化男性宰制的結構誠非易事，但從女生對結構的「洞悉」，很難否認跨越性別界域的可能性，而女生的升學概念對性別偏見頗有抑制之效。若能找到抑制性別偏見的其他文化概念，若有更多女生能勇敢地挑戰性別障礙，仍然可以轉化性別結構。

關鍵詞：分流、學生文化、民族誌、性別隔離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 本文作者：黃鴻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王心怡 臺北市私立薇閣中學教師。
- 投稿日期：98年9月28日，接受刊登日期：99年1月30日。

Tracking and Student Cultures: An Ethnographic Research of Two Classes of Senior High School Girls in North Taiwan

Horng-wen 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sin-Yi Wang

Teacher

Taipei Wego Private High School

Abstract

This is an ethnographic research describing and comparing the student cultures of two classes in a single sex senior high school of girls in North Taiwan. Based on tracking regulations in the school, girls are segregated into two groups majored either in science or humanity. Seemingly, girls majored in science develop a gender free life style in school, while underneath the deep part of their culture, they still accept traditional gender biased concepts. Girls majored in humanity construct a counter school culture, which transmits traditional female role images, like gossip or make up. On the one hand, the two classes of girls penetrate the patriarchic domination by showing some resistance. On the other, as in Paul Willis research, they both confront limita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their cultures blocking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ir penetrations. Transforming patriarchic domination

really isn't an easy task. However, this research also argues that some school arrangements and those cultural concepts entangling with the gendered biased ones may depress the effect of patriarchic ideology to some extent. Som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are also suggested.

Keywords: tracking, student cultures, ethnography, gender segregation

壹、前言

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依據學生的性向、興趣與能力，提供合適的教育，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在國小與國中的教育中，所有學生接受的正式課程，幾乎完全相同。在國中畢業後，開始了正式的教育分流（tracking），¹部分學生進入普通高中就讀，為將來就讀大學做準備，部分學生則進入高職讀書，為將來就業或進入技職院校做準備。進入高職的學生在入學時，必須選擇各種不同的類科，有著更細密的分流，剛進入高中的學生，接受的正式課程，基本上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高一結束前，必須從理組（自然組）與文組（社會組）兩組中，選擇一組就讀。在高中畢業後，進入不同的學院科系讀書，理組學生通常進入理工科系學習，文組學生則大多進入社會與文史科系就讀。就高中生來說，文理分組是非常重要的選擇，非但關乎未來的大學生涯，甚至影響未來的職業與生活。文理分組非僅是選擇一種學習領域，事實上是選擇一種未來的生活方式，是教育與人生過程中極為關鍵的選擇。

分流是學校體制中重要的社會文化安排（social-cultural arrangement），理想上，引導學生依據自己的性向與興趣，進入不同的教育或課程軌道，是非常合適而且必要的；實際上，此種分流使不同組別的學生，在社會與文化生活上，相互隔離（segregation），使原本的差異日益擴大，形成兩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Lacey, 1970）。如果這樣的差異與個人先天潛能無關，而是因為其他特殊因素，就是某種形式的不平等，則兩極化的結果是維持與強化這種不平等。過去，許多研究指出，能力分班的分流型態與學生的社經地位有密切關係，社會地位高者進入前段班，低者進入後段班，成績差距愈來愈大。能力分班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社會階級的再製（Bowles

¹ 有許多相關的名詞，如ability grouping、streaming。有些人嘗試區別這些名詞，其實在意義上，tracking與streaming幾乎沒有差別，泛指將學生安置於不同的學習軌道中，而ability grouping只是tracking的一種型態。

& Gintins, 1976; Lacey, 1970)。

分流也可能造成性別的不平等與再製。臺灣高中的文理分組造成性別隔離 (gender segregation)。²男生大多數選擇理組，進入理工科系就讀，女生大多數選擇文組，進入人文與社會科系學習，日後更影響到大學畢業後的工作選擇。此種性別隔離，與課程內容、師生互動、學生同儕互動與文化、學校其他各種措施都有密切關係，尤其因為分流造成學校生活的隔離，使不同組別的學生逐漸發展出不同特徵之學生文化，而不同特徵的學生文化繼而再次強化此種隔離。如此，成爲一種因果循環，性別間的差異與隔離逐漸兩極化 (Shaw, 1995)。然而，在全部都是女生的高中裡，文組與理組的學生雖同爲女生，其課業與學校生活顯然也相互隔離，是否發展出相異的女生文化，也有類似的兩極化現象，頗值得深入探討。這雖只是組別的隔離，然因整體文化將理組定義爲男生讀的，將文組定義爲女生讀的，組別隔離就成爲性別隔離。下文仍以性別隔離稱呼因組別差異造成之相互隔離的現象。本研究擬以一所女子高中爲例，描述與比較文組與理組女生的文化，尤其理組女生選擇屬於男生的組別，其所發展的學生文化是否有其獨特之處，皆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在描述與比較兩組女生文化，試圖探討其間的性別意涵。

由於文化概念的意義頗爲分歧 (Keesing, 1974)，本研究採用認知人類學對文化的定義 (Spradley & McCurdy, 1972)，以描述學生的文化概念系統爲主。但此種理論取向的文化描述偏向靜態的概念系統，相對忽略行動與生活模式的部分。本研究在描述女生的文化概念系統時，亦將以學生的認同 (identities) 爲核心，引述學生的行動與生活模式，並試圖呈現女學生文化在升學體制中的生態環境，使讀者更能體會女學生面對環境壓力時的真正體驗。

受限於研究的人力、時間與經費的限制，本研究選擇一所臺灣北部的女

² 在社會學研究中，有些研究者稱之爲sex segregation，但就其實質意義，二者並無不同。

子高中，選定高二的二段班³文組與理組各一班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取民族誌研究法，進行一個學期的深入觀察與訪談，試圖描述與比較這兩班女生的學生文化，並討論高中女生關於學校課業生活的文化觀念是否與組別隔離有關，並從學生本身的觀點，指出哪些相關機制維持、強化或削弱這種造成性別隔離的文化觀念。

貳、相關文獻

本研究描述與比較文組與理組兩班之女生文化，此與選組與性別隔離等議題有密切相關，以下將說明這方面的相關文獻，做為描述學生文化之後，進行社會文化脈絡分析的基礎。

一、選組與性別隔離

高中階段的文理分組經常造成性別的隔離。男生大多數選擇理組，偏重以數學與理化為主的學習領域，日後進入理工學院，女生大多數選擇文組，偏重以文史與社會為主的學習領域，二年後進入人文與社會學院。依據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的資料分析，2005年臺灣高中男生約有69.2%選擇理組，30.8%選擇文組，女生有63.6%選擇文組，36.4%選擇理組。⁴男女的比例大約為七比三。如果以男生為主來計算性別隔離係數，⁵自然組為15.5，社會組為-17.4，意指要多16%的女生讀自然組，要多17%的男生讀社會組，兩組

³ 該校採取能力分班，文組與理組各分為一、二、三段班。

⁴ 過去楊龍立（1993）曾研究這個議題，不過，樣本只包括臺北市。此處係依據高等教育資料庫的資料來分析，但這是94學年度大一學生填答問卷的結果，不一定是高一時選組的決定，因為仍然有轉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這是抽樣調查的資料，因此這些數字都不是精確數。

⁵ 性別隔離係數為Duncan與Duncan（1955）提出，通常稱為dissimilarity指標，公式為 $(X_i - Y_i) / 2$ 。此處， i 代表理組（或文組）， X_i 代表男生選理組（或文組）的百分比， Y_i 為女生選理組（或文組）的百分比。正數代表男生為多數群體，負數表示女生為多數群體。

的性別比例才會平衡。

高中畢業進入大學的狀況，以2008年臺灣大學院校來說，科技類科系有68%是男生、32%是女生，社會科系37%是男生、63%是女生，人文科系則31%是男生、69%是女生。理工與文史（含社會）的性別比例大約為七比三，而且最近10年來，此種七三的比例非常穩定。⁶三類科系的性別隔離係數分別為18.3、-12.5與-18.9。由此可見，「男理工、女人文」非僅是臺灣社會大眾的普遍印象，也有其事實的基礎。

高中生選擇文組或理組時，數學與理化成績至為關鍵；數學與理化成績較高者，選擇理組之機率較高，反之則較低。在美國，修讀高等科學與數學課程被視為是晉升大學理工科系的重要條件。然而，以臺灣教育長期資料庫（張苙雲，2003）的資料分析，國中男生與女生在數學能力並沒有顯著差異⁷（詳細數據請見附錄一）。在TIMSS（2007）的國際比較資料中，在數學各項能力上，臺灣國中八年級的男生與女生沒有顯著的差異，在理化各項能力上，除了物理與應用男生優於女生之外，在生物、化學、地球科學、推理、認知能力上，男生與女生也沒有顯著差異（數據如附錄二）。相反地，以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彭森明，2008）的資料分析發現，臺灣高中畢業生中，無論在指定考科或學科能力測驗上，男生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成績都比女生高出甚多（數據如附錄三）。既然國中階段兩性數理表現差異甚微，尤其是數學更是幾乎毫無差異，兩性數理成績的差異在高中階段卻開始有明顯差異，而且似乎持續擴大。從2006年PISA的國際比較資料中（OECD，2009），就證實此一看法。在控制學生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地位之後，臺灣男生的科學成績比女生高8分，數學成績則更高了多達14分，男、女生數理成績的差異至為明顯。由此可見，高中的選組、課程與教學、

⁶ 參見教育部統計處網站（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106-6.xls）。

⁷ 教育長期資料庫分析結果發現，男生與女生在一般分析能力與數學能力並無顯著差異，在綜合分析能力上，女生則顯著高於男生。

學校生活等，對前述的性別隔離可能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而選組則對性別隔離似乎更為關鍵。

高中生為何有性別隔離式的選組呢？有一種解釋是決定論式的性別再製論，認為學生的選擇完全反映了社會原本的性別結構。在經濟系統的勞力市場中，無論工作的類別或職位需求的數量，本來就有相當明顯的性別隔離；但是，當勞力需求擴大時，性別隔離的程度相對降低，尤其對女性進入男性行業頗有幫助（Jacobs & Lim, 1992; Reskin, 1993）。例如：機械與工程等行业需要較多男性，藝文與金融服務則需要較多女性，類似這些訊息，很容易使學生在考量未來工作發展後，引導男生選擇理組，女生選擇文組，最終符應原本的性別結構。Gaskell（1985）的研究指出，白人勞工階級女生認為當時職位數量最多、最容易取得的就是辦事員或秘書的工作，因此選擇商業課程是理所當然的。

另一種解釋為文化決定論，認為具有性別刻板印象的文化意義附著在各種職業、科系、課程、組別等類目（categories），使人們在解讀這些類目時，接受這些性別刻板印象。以高中選組來說，選組的關鍵科目，例如：數學，被視為「男性化」的科目（Kessels, 2005; Measor, 1984），組別等同於性別，文組是女生讀的，理組是男生讀的。學生接受組別的性別文化意涵，於是選擇屬於自己性別的組別，其結果也是性別再製。以性別隔離供給面理論（supply-side theory）⁸為基礎的研究即指出，即使資料庫測量到的是學生真正的能力，亦即男生與女生在數學能力並無差異，可是，男生與女生在選組時，對數學能力的評估受到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男生相信自己數理能力較優異，傾向選擇理組，女生則認定自己數理能力有限，因而選擇文組（Correll, 2008）。⁹換言之，學生在進入高中以前，受到家庭、社區、媒

⁸ 在討論性別隔離時，通常有兩種類型的理論，一種是需求面理論（demand-side theories），另一種就是供給面理論（Reskin, 1993）。

⁹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個研究凸顯學生身為行動者的選擇，或許可以列入下文的第三種學生主體的理論，尤其從該研究的架構圖可以看出此種傾

體、學校等社會化機構的影響，已經接受科目的性別偏見，並成為選組的判斷標準。

上述這兩種理論，表面上是學生做選擇，其實是社會與文化結構的主導，在性別再製的過程中，學生只是被動、全然地接受，亦無改變結構的可能性。然而，學生有其能動性（agency），他／她們創造的學生同儕文化，不全然反映社會與文化結構的要求與限制。Willis（1977）研究英國勞工階級學生發現，在家庭與社區的社會化過程中，學生接受強調實際與體能的勞工階級文化，拒絕重視理論與抽象概念的學校主流文化，畢業後仍然繼其父兄成為勞工。¹⁰即使最終的結果仍是階級再製，可是，這些學生在此過程中扮演「主動」地「詮釋、選擇與創造」的角色；換言之，他們是主動選擇勞工階級工作，而非因結構限制做出無奈的選擇。

高中女生的選組，固然受到某種程度的社會文化的引導，也是女生們主動詮釋與選擇的結果。在Gaskell（1985）的研究中，白人勞工階級女生對學校課程發展出共同的詮釋，一方面，她們固然體認辦事員或秘書工作的職位女性需求最多，而且此類工作的薪水比男性化的工作低，但另一方面，她們則不同意學校的課業表現等同於未來的成就。因此，即使不喜歡打字、無聊與瑣碎的工作，她們仍然選讀商科的課程。Gibson（1987）研究美國的印度移民女生，發現她們在面對本身族群文化與美國主流文化的衝突時，創造某些調適的策略，即使成績非常優異，絕大多數仍然修讀秘書課程，而不願選修升學預備課程，因為重男輕女的父母不會讓女生讀大學。這些研究都指出，學生頗能「洞悉」（penetrate）社會與文化結構對女性的限制，顯示學生本身的能動性。在結構與主體的相互辯證過程中，學生同儕文化可能順從既成的社會文化結構，與學校主流文化互補，也可能完全相反，與之相互對立（Eisenhart & Holland, 1983; Willis, 1977）。當女生抗拒傳統的性別文化

向。但是，量化研究不容易凸顯主體的能動性卻是其先天的限制。

¹⁰ 雖然該研究的結果仍然是階級複製，但勞工階級學生主動創造抗拒的同儕文化的結果，仍有可能跨越階級障礙，向上社會流動。

時，雖然在觀念上有所「洞悉」，仍可能「無奈地」選讀女性化的組別或類科，¹¹或在選讀男性化組別或類科時，卻面對強大的性別壓力（正太，2004；成令方，2004）。

二、文組與理組學生文化之兩極化

選組之後，文、理兩組學生，面對不同的課程與學校生活上的問題，在與教師與同儕的互動過程中，衍生出不同的調適策略與生活方式，並逐漸形成特定的學生文化。學生文化在分流機制的影響下，可能產生兩極化的現象。過去，學生文化的研究結果中，顯示能力分班的分流機制使前、中、後段班的學生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前段班的學生，成績愈來愈好，也比較沒有行為問題，學校生活以課業與升學為重心；中、後段班的學生成績愈來愈差，行為問題也愈來愈嚴重，學校生活則以追逐玩樂為核心（黃鴻文，2003；Hargreaves, 1967; Lacey, 1970）。

文、理分組也是分流機制，非但可能形塑不同的學生文化，也有類似的兩極化效果（Shaw, 1995）。如前所述，國中小男生與女生的數學成績沒有差異，在高中畢業後的學測與指定考科成績卻有極為明顯的差異，可以想見高中階段的教育很可能使文組與理組學生在各方面的能力產生兩極化的現象。Shaw（1995）指出，兩極化的發展是一種「因果循環」。選組之初，已經形成七比三的性別隔離現象，在課業方面，理組強化數理、文組重視文史，組間的各科成績差異很容易擴大，在生活方面，理組在男生偏多的情形下，發展具有男性氣質的生活模式，文組則有女性氣質的生活模式，兩組的文化發展也可能日益不同。性別隔離現象愈是明顯，後續的性別差異愈可能擴大，差異擴大後又造成性別標籤與實質生活上的差異。學校生活的隔離與學生文化的兩極化遂形成因果循環。

¹¹ 「無奈」不見得是完全的順服，也可能是某種層次的「抗拒」或「對立」。

在分組、隔離、兩極化的情形下，文組與理組學生的文化各有何種特色？他／她們對學校、升學、課程、組別的看法有何不同？所面對的問題與調適策略，甚至整個學校生活的模式，又有何差異？此外，少數選擇理組的女生、選擇文組的男生又將面臨何種問題？採取何種調適策略？更是令人關切。在比較兩組學生的文化時，可以針對上述這些問題做深入的探討。

過去鮮有針對理組與文組學生文化進行的研究。吳佩穗（2001）研究高雄女中社會組女生的文化，獲得比較片段的結果，研究顯示社會組女生重視智育與體育、同儕關係、師生關係良好，但並未處理或發現性別化的議題。¹²一項針對某個特定高中選擇不同類組的學生所進行的訪談發現，選擇二類組的學生，絕大多數是理組的男生，「非常愛玩、十分吵鬧、讀書風氣不好……教室髒亂、無聊、很色」（楊巧玲，2005：138）。雖然這僅是訪談的研究，卻顯示理組與文組的文化可能各有其獨特之處。

事實上，男生與女生在進入高中之前的社會化過程中，如果已經接受了傳統的性別隔離的文化觀念，除非高中教育是扮演著削弱這種觀念的角色，否則兩極化的分組選擇與後來持續的兩極化，造成更進一步的性別上的隔離，實在不足為奇。儘管多年來，臺灣推展性別平等教育不遺餘力，看起來成效斐然，但是，學生的性別角色學習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同儕團體的互動與文化（Eisenhart & Holland, 1983; Holland & Eisenhart, 1990）。儘管分流的原始用意在依據學生的興趣與潛能進行教育活動，但是，分流造成隔離與兩極化的現象，使得分流的兩組經歷不同的學習與經驗，形塑不同學生文化，成為影響性別角色學習的重要機制。正式的課程與教導是否能與這些非正式的、潛移默化的過程相抗衡，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¹² 這類型研究將文化切割成數個文化元素，並未將這些元素整合成文化的整體圖像（黃鴻文，2003），對於學生文化的了解幫助不大，因其為台灣唯一一篇關於高中女生文化的論文，故此處仍引述其研究結果。

參、方法、現場與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北部一所女子高中（中間女子高中）為研究場域，原擬選擇高三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追溯其一、二年級的學校經驗，但該校老師以研究會影響學生升學為由拒絕，因此改以高二文組與理組各一班為對象，以民族誌研究法，進行長時間的觀察與訪談。由第二位作者¹³進行現場觀察，時間為每天早自習至下午放學，由2005年9月初起至10月底觀察理組的班級（簡稱理班），合計七週35天，由2005年11月初至2006年1月初觀察文組的班級（簡稱文班），合計九週45天。另輔以正式訪談，選擇理班12位、文班11位為報導人，除了蒐集班級、同學、老師、家長等相關訊息之外，並請其回溯過去家庭、國中小與高一時期的生活事件與經驗。觀察與訪談的重點為女生們在學校生活中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

從時間與過程的觀點來說，高中生性別隔離與兩極化的現象，至少應注意三個不同的階段的發展：進入高中以前；入學到選組；選組以後的發展。將這三個階段的性別觀念發展，做實質的探討與研究，對高中階段的性別隔離形成，將有全面性的理解。本研究只觀察高二的階段，之前的部分依賴回溯訪談恐怕不夠完整，高三階段則限於時間並未研究。儘管如此，本研究將以蒐集到的資料，做最大可能的分析。

中間女子高中，成立數十年，離市區很近，環境卻頗清幽。教師130餘人，行政人員約50人，學生三個年級50多班2,000多人，每班約40人。學生入學成績雖無明確數據，但由招收申請入學學生的條件（學測成績需在210分以上，作文四級分）看來，學生大概屬於中等程度。由於純女校，許多學生入學時，已了解該校是以文組為主。學校採能力分班，分為一、二、三

¹³ 第二位作者原為中間女子高中之畢業生。

段，本研究進行時的分班狀況如表1所示。理班與文班各約有40多人，家庭背景相似，都是來自中等或偏低的社會階級。¹⁴

表1 中間女子高中能力分班狀況

	高一	高二		高三	
		理組	文組	理組	文組
一段班	2	1	1	1	1
二段班	10	2	5	1	6
三段班	6	3	6	3	6
合計	18	6	12	5	13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取認知人類學的觀點，側重文化觀念及其相關生活模式之描述。以下分別從科目與課程觀、選組與組別觀、分班與升學觀，說明女生們的文化觀念中的性別建構，並接著說明家庭與學校的社會化機制如何強化或削弱這樣的性別建構。

一、科目與課程觀

因組別的分流，兩組學生的正式課程也有差異。在所有40個小時的課程（如表2所示），兩組最大的差別為：文組國文、英文、數學各7小時，是時數最多的課，理組因多了物理4小時與化學5小時，而減少了國文、英文、數學的時數。文組雖然要上歷史與地理，但也只比理組多了地理2小時，甚至還可以排2小時自習課。可見，理組的課業負擔比文組重了許多。

¹⁴ 本研究原擬探索女學生的社經背景是否影響學生文化，但並無所獲，此處關於學生的社經背景就不再贅述。

表2 中間女子高中理組與文組每週的正式課程時數表

班別	國文	英文	數學	化學	物理	生命科學	歷史	地理	現代社會	音樂	美術	體育	軍訓護理	生活科技	自習	班會社團	合計
理組	5	5	6	5	4	2	2	0	1	1	1	2	2	1	0	2	40
文組	7	7	7	0	0	2	2	2	2	1	1	2	2	2	2	2	40

(一)文科與理科

就學校而言，課程即科目，對學生而言，亦復如此，而且日常口語中，有所謂「理科」與「文科」。兩班學生對這兩種類科的想法並無差異，在他們眼中，理科有三種意義：1.理科是學習時需要「理解的」科目，單純背誦對學習成果沒有幫助；2.理科是理組的主要科目，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命科學，因為生命科學主要是以背誦為主，不被認為是需要「理解」的科目；¹⁵3.理科等同於理組，在口語上說的理科好像是指前述的幾個科目，其實意指理組，亦即讀理科就等於讀理組，例如：「我們讀理科的」，意指讀理組的學生。她們使用「理科」一詞，比較多是指第一種與第三種意義。

文科也有二層意義：1.意指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含三民主義與現代社會）等五科升學要考的科目，都是以「背誦」為主要學習方法的科目；2.與前述理科相同，在日常語言的運用上，文科等同於文組。

關於這兩類科目，兩班女生接受傳統科目性別化的觀念，認定「男生天生理科就比較好」，「大部分的女生理科都很弱」，而「女生畢竟還是對文科會比較熟的」。從下列的女生談話可以看出這兩類科目具有清楚的「性別化的意涵」：

理科是靠理解的，不是回家死背就有用了。

¹⁵ 生命科學是理科，卻以背誦為主，顯然這兩種意義雖有些許衝突，但這是學生經常使用與理解的科目名稱。

對於理科我就實在沒辦法了，還是留給真正的男人吧！

我是女生……念理科比較辛苦，就沒有那種天分啊，就不應該強求。

沒辦法，我媽把我生成女的……不像我哥，他天生數學就很好。

……那些科（指文科）啊，背好考的範圍就有基本分了，不需要……想一些比較抽象的問題。

男生文科太好會很奇怪，很像那個讀書人蔡康永，好像感情太豐富了，娘娘的！

理科需要理解，思考抽象的問題，不像文科只需要背，理科的知識顯然比文科知識更為高級，既然理科是男生的強項，男生在知識學習上就優於女生。從這些女生的心情話語可知，高中的科目與知識的性別階層化是非常明顯的。

(二)科目的分類系統

文組與理組學生對這些正式課程有各自獨特的看法，其科目分類系統分別如圖1、2所示。文組與理組都一致認定國文、英文、數學是很「重要的課」，兩班學生都認為這三科是「重科」、「重課」與「重點的科」。女生們說：

國、英、數這三科是所有考試必考的，從小學開始就知道這三科很重要了，老師、家長都會一直強調這三科要拼好一點，他們都會說國英數敗了（指考不好）那整個（總分）就敗了……誰有勇氣不拼拼這三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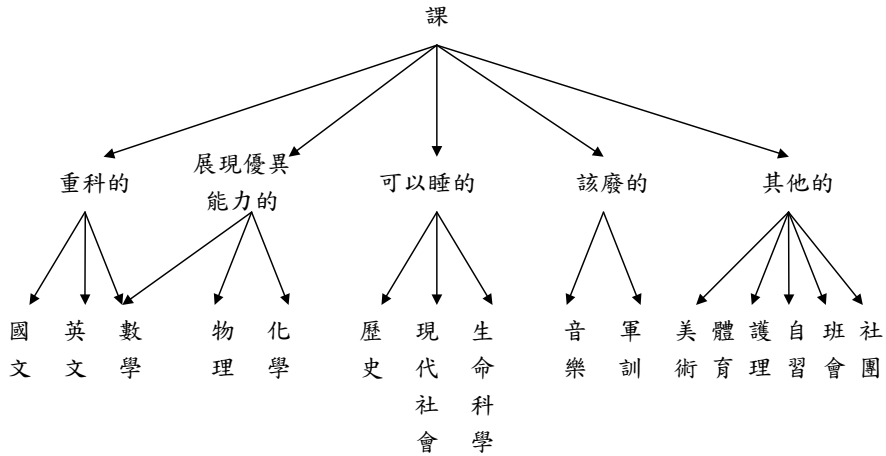


圖1 理組女生對學校課程的分類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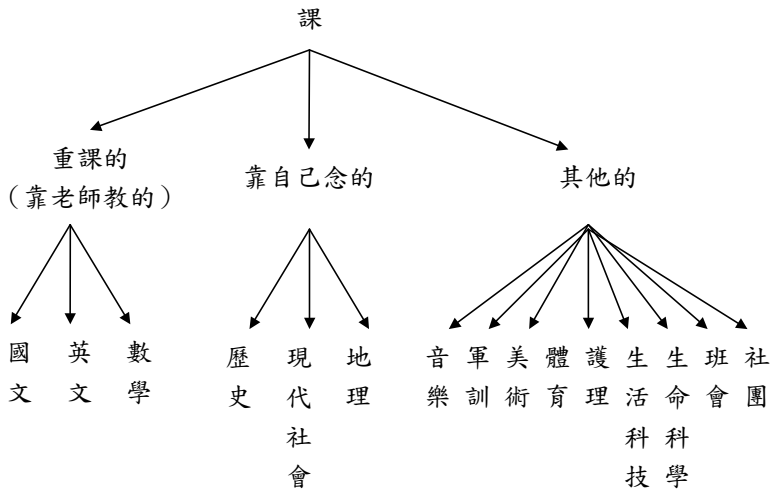


圖2 文組女生對學校課程的分類系統

全臺灣都知道 (重課) 是國、英、數吧！是考試大重點耶……。

文組女生同意此種看法，甚至強調這三科都必須「靠老師教」，因為範圍太大，需要老師講重點與考試的題型。她們說：

（上課）需要專心聽，雖然自己是可以看懂，不過它們範圍太大了，老師會講很多容易考的重點和題型（考試題型），上課專心聽老師講比回家自己看半天的天書還有效率。

升學考試除了要考國文、英文、數學，文組還要考地理、歷史、公民（包括現代社會與三民主義），由於強烈依賴背誦，這些課對她們來說，「自己看就懂，不必聽老師講的」，都是自己可以念的，與國、英、數必須依賴老師教，是完全不同的。其實，主要的差別在於國文與英文範圍太大，數學需要理解，史地與公民則比較範圍固定，只需背誦。

除了重課，理組額外要考的是物理與化學，再結合數學，便成為所謂的「能展現優異能力的」科目，也是前述大家口中所謂的「理科」。這三科是選組時的基本考量（下文組別觀再說明），非但是理組的「招牌」科目，也是理組女生認為自己比文組女生優異之處，因為：

如果這三科能力不夠，那就不應該來念理組……通常她們（指文組女生）是沒辦法念理科，只好選文科念吧！

可見，在她們眼中，理科的知識是比文科的知識更高級，知識有等級的差別，也因此，讀理組的女生認為自己的能力比文組女生更為優異。

至於其他的科目，文組女生沒有較詳細的分類，理組女生則依據對課程內容的理解與上課的相關行動，將音樂與軍訓這些自認為無法學到知識的科目視為「該廢的課」，在歷史、現代社會、生命科學這些升學不考或偏重背誦的科目，上課時就「可以睡覺了」。比較特別的是，理組女生直接認定軍訓為「男生的科目」，女生不需要學習，當然是「該廢的課」；護理則「還

蠻有用的，而且女生就應該學一些照護的東西，很實用啊」。文班女生雖未如此直接，卻在教官想要教軍事知識時，表示自己是「弱女子」，想盡辦法讓教官不要上，或者讓她們看電影。學生顯然對軍訓與護理有「性別化的詮釋」。

綜言之，兩班對於課程或科目，都會區別「理科與文科」，理科要理解，文科要背誦，其分類系統則大同小異，都認為國文、英文與數學是「重課」。理組女生認為，理組的招牌課是數學、物理與化學，是自己較文組女生優異之處，文組則未因為學習歷史、地理與公民而自豪，反而因為偏重背誦，認定只要自己念就好，其重要性相對偏低。理科與文科、軍訓與護理則有明顯的性別化意涵。

二、選組與組別觀

關於選組，學校有明確的規定。在高一下學期期末考之際，學生必須按照個人意願選擇文組或理組，並依照高一成績表現進行能力分班。學生可以在公布欄上，發現自己被分到文組或理組的哪一段班級。在暑假時，學生必須進入暫時性的分班，上暑期輔導課。暑期結束前，學生若有意轉換組別，可以提出申請。高二開始，學生如果想要轉組，可以在學期中公布的特定時間提出申請，但此時中途換組，牽涉到已經學習部分課程，學校為避免學生產生學習困難，要求學生必須從原來的能力分班等級，降低一個等級才能換組。例如：從理組的一段班，降到文組的二段班；這就是「降轉」的制度。在此種選組與轉組的制度下，學生究竟如何選組？對自己與別人的組別各有何看法呢？這些看法又如何影響她們的行動與生活？

(一)選組與學校生活

除了少數女生是隨興的選擇外，理科的能力是選組極為重要的考慮因素。她們在高一時，會上數學、基礎物理、基礎化學，這三科的成績表現不錯，學生才有可能選擇文組或理組，理科能力不足者就無所選擇，只能接受文組。女生們說：

通常應該是她們是沒辦法念理科，只好選文科念吧！

沒那個念理科的腦袋，去念自然組不是穩死無疑嗎？我們自己也知道，學校說叫我們選，其實喔……根本就不用選。社會組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其實我們就是因為理科不行，只好窩在這邊（指社會組）了。

另外，如前所述，多數女生早就接受傳統性別觀念，認為男生的理科能力比較好，女生則是文科比較強，而就讀中間女子高中時，許多女生早就知道這所高中的文組比較強，因此，有將近七成的女生選擇文組是理所當然的。此與全國性資料男女七三比的狀況相符。

至於選擇理組的女生，通常理科成績不錯。許多女生不見得喜歡理科，只是很討厭要背的文科，加上自己的理科還可以，才會選擇理組。有些女生則認為，文組女生人數非常多，競爭非常激烈，如果能利用還不錯的理科能力選擇理組，就不用與那麼多的女生競爭，比較容易在升學考試中致勝。理班女生說：

因為大部分的女生理科成績都不好，所以女生在文組的競爭就很強，我覺得跟這麼多女生靠記憶力去擠（競爭）很累，而且我沒有把握可以背得贏，……那時候我那些理科不好的同學們都很羨慕我，她們說我這樣就可以不用留在文組了。

因為我很討厭背的文科，國中以來就不喜歡歷史和地理這兩科，雖然我也沒有非常喜歡理科，但是至少我知道自己討厭文組要念的東西，所以就選了自然組。

在升學的脈絡下，兩組都面對升學考試的壓力，每天都要上課、考試，

回家甚至還要補習。可是選組之後，理組與文組面對不同的課程與期望，形塑出很不相同的生活模式。首先，兩班最大的不同是理組的課業比文組要重了許多，此可由課程中文班有2小時的自習課，見其端倪。每天（除了週五），當文組上完第八節可以回家的時候，理組的學生還要留下來考一科週考。文組的自習課可以安排某些正式或非正式活動，包括各種小考，使文組在上完第八節之後，就能直接回家。而理組多了物理與化學，是需要理解的課，文組雖然也多了地理與1小時的現代社會，卻只是重記憶的文科，自己念就可以。

其次，理組女生的課業負擔既然很重，學校生活更幾乎完全以讀書與考試為主，時間的運用非常地緊湊，因此對於學校其他非課業的要求，採取消極應對的態度。早自習、午休或其他可自行運用的零碎時間，都被各科老師用來考試或補考。理班女生表示：

根本沒有零碎時間……每科都排的滿滿的……老師都只看到自己的進度……都只關心自己那科的考試我們有沒有時間考……都搶著借用別的課和早自習、午休的時間，簡直當我們是超人都不會累呢！

相反地，文班女生課業負擔相對較輕，很少討論功課的問題，因為「文科部分很少有看不懂的問題」，每天似乎都很歡樂，在課堂中找尋樂子，逗老師玩、聽音樂、與同學聊天，盡其所能地製造歡樂；課餘時補補妝、擦防曬、聊生活上的八卦，顯示出相當女性化的生活模式。文組女生會說：「拜託，我才不要曬黑，沒男人要了吧」，也有女生說：「……（同學之間）隨便聊啊，就男朋友、喜歡的人、還是好笑的事情」。

(二)理班的組別認同

理組與文組的女生究竟如何看待自己與對方呢？關鍵仍然在理科的能力。理組的學生其理科能力或成績表現不錯，顯示自己的能力比文組女生更優異。理組女生會說：

跟男生比當然差很多，只是說通常女生理科都不好，如果女生的理科比較好一些，算是（女生中）比較厲害的了。

理科成績好得……那很難耶，不是用記的就好了…一定要有一點腦袋才能懂……理科就是我們自然組很強的招牌囉！……她們（文科女生）通常應該是……沒辦法念理科，只好念文科吧！

如果理解要腦袋，而記憶不用腦袋，文組女生豈不都是沒有腦袋？既然沒有腦袋，只好在文組努力背書了。這充分顯示，她們有理科或理組比較優越的性別化觀念。

非僅如此，她們覺得文組女生雖然課業比較輕鬆，可是，每天要背那些文科的東西，很辛苦、很可憐。理組女生說：

看她們都（指社會組）弄得美美的來上學，早早就回家了，也知道她們都很輕鬆。

歷史真的是超催眠的……那些人（指文組的學生）每天要聽還要背這種催眠的東西還真辛苦呢，還好我理科還可以……。

這時候（段考後）就覺得不應該選理組，有夠累的，選社會組就會很輕鬆，科目很少，只要記熟就好。

對於理組比較繁重與緊張的生活，她們頗為認命。既然要讀理組，就必須接受這種生活。尤其理科必須理解，強烈依賴老師的講解，如果老師講的聽不懂，她們頗為逆來順受。她們說：

她講的方式我覺得很難吸收耶，都突然要我們先去想、先去做，

輪到她講解的時候，又喜歡寫很多英文代號。

唉唉唉！學校要這樣，我們只能認命啦！自己想辦法活下去吧……過一天是一天囉！

當然，在學校聽不懂，補習就非常有必要。一位已經補數學與化學的女生就表示，想要再補物理，因為「物理老師講的我開始聽不太懂了」。如果在學校聽得懂，「學校（老師講）的就當複習了」。

其實，理組女生固然確認自己的理科還不錯，比文組女生更為優異，但還是不夠強，無法與男生競爭，只有北一女的女生才能與男生相提並論。女生們說：

女生雖然有些理科還不錯的，但是要跟男生競爭就可能差掉了，不過，要看啦，像是北一女那些女生就是很強的，幾乎跟男生一樣厲害了，我們不能比。

北一女是超女啊，我們是平凡人，是在這裡（這所學校）還可以而已啦，要跟男生拼還是不太行……。

尤其，這所中間女子高中的學生程度中等，這個理班又是能力分班的二段班，相較於二段班的文班女生，她們對理科能力還有某種程度的優越感，至少擁有選組的可能性，但相對於男生與更優越的女生，就有些自卑。顯然，在她們心目中，只有非常少數的女生才有可能與男生競爭，但絕對不是她們。

可是，當她們理科的成績跟不上，或者覺得自己無法適應理組生活時，她們能不能轉組？當然可以，學校有轉組的制度，按照轉組規定申請，自然就可以回到屬於女生的文組。然而，文組與理組的性別「壁壘分明」，當初

沒有選擇屬於女生的文組，現在轉「回到」文組，等於承認自己的理科不行，轉組面臨相當的心理壓力。曾經想轉回文組的理班女生說：

大家（文組同學）應該是不會真的笑（我轉回文組）啦，但是自己會覺得啊！因為本來高一理科成績不錯，同學都覺得我能夠把理科學好，頗厲害，自己也有點驕傲的感覺，現在要回去文組，不是等於「承認」自己理科不行了，以前去選文組的同學心裡會想說原來我也跟他們差不多。

自己高一的理科還不錯才選這組的，現在說理科不行了（轉回文組）很丟臉，等於告訴大家自己其實自然科很爛。

從語意上來說，理班的女生是「轉回到」文組，仍然肯定女生是屬於文組。轉回文組，所面對的社會期望，成爲一道文組與理組之間無形的「障礙」，隱藏在女生的心靈中，這是過去社會化接受傳統性別觀念導致的結果。

看起來，這些理班女生進入屬於男生領域的理組，確實面臨某些問題。她們雖然認爲自己比文組女生優秀，仍比不上男生與明星學校的理組女生，在面臨繁重的課業，成績沒有突破，轉組的矛盾又相當的折磨。另一方面，她們覺得文組女生念的東西不太需要思考，只需要努力背誦，讀起書來既簡單又輕鬆，但是，每天必須背誦討厭的文史的內容，卻是既辛苦又可憐。

(三)文班的組別認同

文班的女生真如理班女生所說的，認爲理組比較優越，自己的生活雖較輕鬆，卻比較可憐嗎？當然不是，恰恰相反，如前所述，文班女生過著輕鬆愉快、追求樂子的學校生活，怎麼可能自艾自憐！

文班女生固然也接受傳統的科目性別觀，男生的理科能力確實比女生好，可是，接受這種類似宿命的看法，選擇屬於女性的文組，似乎讓她們

「怡然自得」，過著如前述輕鬆愉快的學校生活。她們認為，這是個聰明的選擇，也是女性化的選擇。理組的女生不像女生，性別比較中性化，不愛打扮、教室髒亂。她們說：

每次看到理組的女生好像有點中性，不知道是本來就這樣，還是因為理科念多了就比較中性了。她們都不太打扮，教室也很髒亂，文組的女生就比較像女生，用的東西也都比較可愛。

文班女生接受文組比較輕鬆的講法，書本都是國字，有看就有懂，只要努力背誦，就會有成果。不過，這主要是因為避開困難的理科，避免與男生的競爭，所獲得的結果。她們會說：

（念文組比較簡單）大家都看得懂國字，不可能會難的，有看就有懂。

如果沒有理科頭腦，就不要去念自然組，反正以後都會是大學畢業，幹嘛用更多力氣去看一堆天書，萬一看不懂那不是白花力氣了……很笨。

要是能念理的話是厲害啦，但是很辛苦，要跟男生競爭，太累了，而且理科是男生的強項，一樣都是考大學，為什麼不輕鬆一點，念對女生比較容易的文組就好了，看誰記得清楚誰記得多，自己考不好也只能怪自己沒記熟。

女生形容讀理科為「白花力氣」、「很辛苦」、「太累了」，理科考不好，沒人會責怪，文科不行就只能怪自己。這樣的說法並未直接指出男性的地位比女性高，但從語意卻可發現，這些自認為聰明的文組女生有意或無

意，在知識的學習上，貶低自己的性別地位。

文組女生認為那些選擇理組的女生，必須面對繁重的課業是非常可憐的，每天第八節之後，理組女生必須留下來考試，她們卻能直接回家。一位文組女生回家時，看到理班還在考試，說：「好可憐，還要繼續考試，我們已經要回家了……掰掰。」

但是，文組女生承認理組女生的理科能力確實比自己強，也很佩服她們有勇氣與男生競爭，尤其是理組一段班的女生或北一女的理組。文班女生說：

理組可以跟男生比理科是很強的……我們沒那個本錢去跟男生競爭，她們（理組女生）都很有勇氣。

……女生理科強可以跟男生比是很強的，不過，我們學校自然組的還好，臺北北一女的才是厲害，可以跟男生拼醫科。

但是，如果理科能力不夠強，例如：理組的三段班，選擇理組只是「逞強」、「耍酷」、「很笨」、「不自量力」的愚蠢作法，很可能考不上大學。她們的說法如下：

我們學校的自然組如果不是前段班的話，拼又拼不過男生，選自然組，根本就是去陪榜的，這樣很笨耶！還不如乖乖念文組比較有勝算。

我覺得自然組的前段班是真的蠻厲害的，不過後段班應該就還好了，應該是社會組和自然組兩個不知道要選哪個亂選的，大概就是想與眾不同，反正成績爛，那去念理組就沒什麼好厲害的了……。

對啊，之前一年級我們班就一些人在選，她們理科也沒有特別

強，有的數學比我還差，就愛耍酷跑去自然組，現在在後段班，成績爛得要命，我看她們應該是考不上大學了。

總括來說，文班女生認為選擇文組，能夠過著輕鬆愉快的日子，不需要太累，不用花費太多力氣，就能夠考上大學，是很明智的抉擇。顯然，她們接受女生理科能力較弱、女生屬於文組的觀念。固然佩服願意挑戰男生的理組女生，卻覺得這些女生的學校生活既辛苦又可憐，而對於理科能力不是真的很強卻選擇理組，則認為是愚蠢的作法。

三、分班與升學觀

分組造成某種程度的性別隔離，而為了提高升學率採行的能力分班，也影響著兩班女學生的文化。¹⁶為了提高升學率，中間女子高中進行能力分班，從高一開始就分為三段班級。女生們非常在意自己是哪一段班級，因為這牽涉到未來自己考上大學的機率。其實，以近幾年來的大學升學概況來說，大學數量增加快速，大學生名額也增加非常多，幾乎每個學生都可以考得上大學。但學生關切的是能否考上公立大學。表3顯示，2005年與2006年中間女子高中升學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的比率。

表3 中間女子高中升學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的比率

		2005		2006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理組	一段班	33 (79%)	9 (21%)	30 (65%)	16 (35%)
	二段班	15 (19%)	63 (81%)	13 (15%)	72 (85%)
	三段班	4 (5%)	71 (95%)	4 (4%)	96 (96%)
文組	一段班	30 (70%)	13 (30%)	40 (83%)	8 (17%)
	二段班	46 (21%)	173 (79%)	43 (19%)	182 (81%)
	三段班	8 (3%)	229 (97%)	10 (5%)	210 (95%)

¹⁶ 關於升學方面的想法，文班與理班大致相同。

顯然，一段班進入公立大學的比率，大約都在70%左右，二段班則較低，大約為20%，三段班就低於5%。就文組與理組來說，文組進公立大學的比率將近80%，理組則不到50%。這些升學結果的事實，已形成普遍的印象，大多數女生與家長，無論文組或理組，都很清楚，這所高中文組升學率比較高，理組只是普通而已。這樣的印象與事實，在入學前後，透過各種管道，傳遞給女生們。老師、學姐都會提到這些資訊。女生們說：

嗯，高一的時候就聽人家講女中（中間女子高中）的社會組可以跟臺北拼，自然組就一般而已。

就學姐會講（女中社會組比較強），高一的老師也有講，不過，當初要念女中的時候，國中老師和補習班也都說過了。

接受這些訊息，每個女生都知道，自己身處哪一段班，將來可能進入哪一種大學，她們的結論是一段班半數以上是國立大學，二段班大多是私立大學，三段班則是默默無聞的大學。一位女生說：

女中的升學率主要在第一段和二段班，要考上國立大學只有第一段班才有可能，不過，二段班也有機會考上不錯的學校，雖然是私立的，不過也是比較有聽過的大學。如果去第三段班，那就可能會念到沒聽過的學校或是考不上。

女生們依據自己屬於哪一段班，判斷自己將來就讀國立大學的可能性，是一種因能力分班所發展出來的一種「認同」，或可稱為「能力分班的認同」（ability grouping identity）。二段班的女生接受了這種「分班認同」，一位女生說：

學藝不精，技不如人啦……我們二段班本來就不如一段班強啊，理科的成績要超越她們很難，而且，女中又沒有臺北的學校強……要是我們考試可以這麼理想，我們就會去一段班了。

她這一句「我們二段班」，正點出二段班的女生，面臨獨特的社會文化處境，發展出其「分班認同」。女生們可能喜歡或討厭這種認同，可能接受或拒絕這種認同。上述那位女生顯然不怎麼喜歡自己所屬的二段班，卻因為無法改變這個事實，有點自怨自艾、逆來順受。

二段班女生此種「分班認同」是如何形成與維持呢？前述學校考試排行榜就是明顯「昭告全校」誰是一段、二段、三段班。老師也經常提醒各段班與升學結果的關聯。女生們說：

老師有講啊，而且有看過那種學校歷年來的考大學狀況……一段班的有一半可以進國立大學，二段班就進私立的好大學，後段班的大都很難考上聽過的學校，也有很多沒考上的。

其次，學校相當禮遇與重視一段班。理科強烈依賴優秀老師的教學，當理科女生覺得老師教法不好、上課聽不懂時，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問題是，她們認為學校不公平，以最好的師資去教一段班的學生。理班女生說：

學校很不公平耶，小芬老師去教第一班，我們就沒有。

（學校）是覺得我們沒救了吧！不要浪費資源？

我們還好吧！應該還可以救吧！不然，後段的怎麼辦？

看到一段班受到的優渥待遇，羨慕、嫉妒又不平，她們只能接受，卻必

須盡力維持二段班的地位，不能再淪為三段班。「不願降轉」特別能凸顯家長與女生們想維持二段班的升學地位。當理班女生理科成績不佳想要轉組時，轉組必須降到低一段的班級，顯然會降低考上公立大學的機率。降轉成為升學的夢魘與轉組的障礙。事實上，依據註冊組的資料，本研究進行時的前二、三年，轉組人數都只有個位數，其中理組轉文組只有一人。尤其，理組女生在理科表現不佳的狀況下轉組，遭遇的困難更大，某些女生即使理科都是20或30分，也寧可在理組硬撐，不願降轉，降低升學的機會。家長也了解這種訊息，支持或勸說女兒不要降轉。想轉組的理班女生說：

嗯，就撐在這邊（理組二段班），跟大家程度差不多，應該就可以念到好大學了。

就努力維持跟大家差不多爛，自己心裡知道聽不太懂，但是我們班也不是那麼強，盡量跟得上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我媽和我都說不要降轉過去（社會組），如果從二段班掉到三段班，這樣離大學就更遠了。

不願降轉正是家長與女生維持與強化二段班地位的重要方式。然而，理班女生對於降轉的規定覺得不以為然。她們認為，文組轉到理組，因為理科比較困難，降轉比較合理，可是理組轉到文組，文科的內容很簡單，根本不需要降轉。一位理班女生說：

……聽老師講，那是怕學期到一半要換組，另一組已經教很多東西了，會擔心中間進去會跟不上，會給我們更大的壓力，所以降一級慢慢跟上再說，但是，這應該是給社會組比較適合吧，畢竟她們沒學過理科的東西，對我們理組的人來講，文科很簡單，不需要擔心我們

會跟不上進度吧！

文組女生需要降轉，理組女生不需降轉，再次凸顯理班女生認定理組地位較文組高，另一方面也顯示，她們維持升學地位的企圖。事實上，許多女生在動念想要轉組時，會到註冊組詢問相關訊息，奇怪的是，女生最想知道的都是轉組後會在哪一段班級，並未考慮自己的興趣與能力。

除了能力分班決定了考上哪一種大學，能考上哪一種科系，則與組別認同有密切關係。文班在這方面沒有特殊的傾向，但理班就非常明顯。理班女生認為，在理組男生比較強，自己會考輸男生，只能選男生選剩的科系。她們也認為，男生會挑如電機系那些比較男性化的科系，女生就只能挑如藥理、護理、健康方面比較冷門的科系，而這正符合了大學科系性別化的圖像。理班女生們說：

男生隨便念理科成績就不錯了，要跟男生搶醫科也只有北一女的吧，我們這種普通的學校的女生就是作夢了……唉，我們自己的成績在哪裡，我們自己知道，當初高中就知道自己很普通，所以才會來這間學校的，再加上編班被編到中段班，就知道自己沒一段班的厲害，就不要妄想……。

醫科還是電機那種系很難輪到我們挑，應該是男生比較不會念的醫藥或是護理健康類的，還是什麼我們老師提過的地震系，我也搞不清楚那些是比較冷門的系，總之，就不會是前面的熱門的啦！

綜言之，在激烈的升學環境下，中間女子高中不能免俗地採取能力分班，形塑了「分班認同」。二段班女生在入學時，就已經知道是哪一段班級，有多高的機率能考上理想的學校系。在分為文組與理組之後，將女生們「隔絕」在難以相互轉組的兩個世界，接受不同類型與等級的師資與課程，

最終選擇符合性別的科系。這些選擇，從女生們的觀點言，都比男生次一等。

四、其他相關的社會化機制

造成上述的現象，與某些相關的社會化機制有密切的關係。除了上述學校的選組、分班與其他相關規定與措施外，家長與老師是形塑性別化科目與組別觀念的主要人物，這些機制可能維持或強化兩組女生文化的性別化傾向。

(一)家長的關切

從小在家庭中家長的教養，接受學校教育後，家長的教育期望與參與，對這些女生都有相當持續與多方面的影響，包括性別化的文化觀念。即使是女生，這所高中女生的家長，對她們的教育期望仍然頗高，希望她們成績進步，能考上好的大學。在日常的考試中，尤其是段考，只要成績不好，家長通常會有相當的反應，可能是碎碎唸、生氣、要求補習。課業比較重的理班女生的家長，尤其如此。女生們說：

爸爸會提醒我要盡量考個好大學，不要跟二哥一樣念到南部的爛學校。

(段考考不好)被我爸唸了半小時，有夠大便的。

慘了，第二次段考每一科都退步了，這下次她的爸爸可能要發飆了。

希望不會考不及格，不然我媽又要唸了。

我媽叫我考完之後就不要在意成績了，但是成績出來之後，我媽

還是會唸怎麼考這樣，唉，做子女的壓力很大耶。

那當然，大部分的媽媽應該都很注意吧！我媽是那種假裝不在意，但是心裡會在乎的要命的那種人。

今天理科的成績全部都知道了，心臟真的沒力了，我媽看到應該會更沒力吧！

她這次段考考得超差的，讓她媽媽很生氣，所以會逼她看書，她就乖乖的看書。

然而，家長仍理解，甚至接受，社會大眾的性別刻板印象—「男理工、女人文」。有些家長希望女兒能讀文組，有些雖未阻止女兒選擇理組，卻難掩心中的訝異，有些則反而希望女兒選擇理組，因為這樣才能「與眾女不同」。女生們描述家長的說法如下：

我爸就有講啊，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嗎？男生本來就比較擅長理科。

我爸希望我不要念文組，他說這樣跟一般的女生一樣，就不特別，小時候就怕我數學不好，一直叫我補習，還好有補有差，現在可以不用念文組了。

我爸媽知道我理科還不錯，進了理組就很驚訝，他們說本來以為我應該要念文組的，因為我表姊她們都是文組的。

看起來，女生的家長雖然有性別化科目或組別的觀念，在選組的態度上

還算中立，並不會要求非要讀文組不可。但是，家長仍然知道理科是關鍵，只要理科不錯，讀理組沒什麼關係。這種性別化的觀念也顯示在理科成績的態度上。女兒文科成績不好，家長比較會有強烈的反應，理科考試成績不佳，卻是可以被原諒的。一位理班女生說：

（成績考不好）看是哪一科啦，如果是理科勉……強（她擠了一個可愛的鬼臉）可以跟她說很難，畢竟她自己也知道這種科對女生來講比較吃力，考不好還可以取得原諒……哈哈……不過，要是英文還是國文，她就會不爽了，她覺得這兩科應該是沒問題的。

此外，家長對女生的分班與轉組也有其影響。如前所述，即使女兒的理科成績不好，家長也要她們在二段班硬撐，避免因為降轉而降低進入國立大學的機率。對家長而言，能否升學似乎比女兒在哪個組別更為重要。

綜言之，家長對女兒的教育期望，表面上沒有性別差異，並無重男輕女的觀念，實際上仍有「理科比文科難、男生理科好、女生文科好」的性別化觀念，因此女兒理科成績不好，比較容易被合理化。但是，在升學至上的體制裡，只要能進入好的大學，女生在文組或理組，讀的是文科或理科，似乎並不重要。

（二）老師的引導

老師負責上課與引導學生選組。在課堂中與女生的互動，老師們經常會提及選組與升學的問題，甚至大學中的種種事情。老師們在有意無意的過程中，傳遞「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化觀念。以下是女生們描述現在或過去的老師可能造成的影響：

小學的時候，老師都會說女生字寫得漂亮，而且背社會科都考得比男生好，因為男生都很隨便，不會注意小細節，所以女生文科比較好吧！

國中念生物的時候，我們老師也說過男生天生推理和邏輯比較好，女生好像是語文和記憶能力比較強吧！……我現在不確定了，不過，男女生天生能力就不一樣吧！

女生念文科也不會不好，那就是「女生的路」……就像我們物理老師講的，女生理科真的優秀的是少數，男生卻很多。

我們物理老師（是女性）也會說她們大學女生只有小貓兩三隻，大部分都是男生，不就證明了（男生理科比較好）嗎？

不只有現在的老師，過去的老師有時也會提到「男生理科較好、女生文科較強」，這些訊息加上社會現實中男性在理工方面的成就，很可能無形中傳遞給女生們性別化科目的觀念；換言之，在入學之前，女生可能就已經擁有此類科目性別化的觀念，入學之後，高中老師繼續強化這些觀念。

老師有時候是學生角色學習的模範，女老師的觀念與行為也可能成為女生學習的榜樣。在一次觀察中，有孕在身的物理老師談到，女生再厲害最終還是要結婚生子，重要的是找到一位好先生。以下是研究者的觀察筆記：

（物理）老師懷孕了，談到女生懷孕的變化，臺下女生聽得入神，老師提到以後大家再厲害也是大部分都會結婚，也會生小孩，要找個疼你的老公最幸福。

在課堂中的輕鬆時刻，即使是身為「女性」物理老師，卻傳遞了女生幸福的歸宿终究是先生、小孩與家庭的訊息，隱約告訴女生應以自己為學習的典範。此外，如前所述，老師也經常告訴學生哪一段班可以考上哪一類型的學校，對形塑「分班認同」也有推波助瀾之效。

伍、綜合討論

一、性別化觀念及其影響

從上述的描述中，二段班的文班與理班女生都瞭解甚至接受科目、組別與知識有性別化的文化觀念。茲歸納她們共同的文化理解如圖3。

男生＝理科＝理組＝理解的＝優異的＝繁重的
女生＝文科＝文組＝記憶的＝次等的＝輕鬆的

圖3 科目、知識與組別之性別化

二段班的女生，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大都已經接受這套性別化觀念，使女生認定自己與男生相較是「次等」的學生。選擇理組的女生認定自己是「次等」學生，但是她們又鄙視文組女生，認為她們讀不起理科，每天要背那些文科的東西，實在可憐。文班女生也自知是「次等」學生，只是她們也覺得理組女生很可憐，因為那些女生要讀「不適合自己性別」的科目，尤其是理科成績不佳的女生，更是「愚蠢」與「不自量力」。到底誰比較可憐？誰比較愚蠢？彼此相較，當然可以相互批判，說對方可憐或愚蠢，但與男性或男生競爭與比較時，女生始終居於弱勢。

在沒有任何男生出現的理組，女生竟自認為次等，競爭不過男生，只能撿男生選剩的科系。難道男生會化為鬼魅，幽靈般地糾纏這些女生嗎！？當女生將理組定義為男生的世界時，男生確實成為幽靈鬼魅，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女生。對她們來說，組別是一種社會文化建構，是「真真實實」的存在。女生選理組的行動，只能顯示自己比別的女生強，而非想與或能與男生競爭。性別隔離的威力強大，理班女生身在理組，卻從未跨越性別的界域，更遑論文班女生，其最終的結果依然可能是性別再製。

兩班女生的性別化觀念雖然相同，但因為生活上相當程度的隔離，在面

對不同的學校安排與家長期望，顯現的實際行動與生活模式，卻有著很大的不同。理班女生課業繁重，幾乎全心投入升學活動，順從主流的升學文化；文班女生課業較輕，擁有較多空閒時間，創造出聊八卦、聊男友、化妝美白、找樂子的生活方式，卻同時傳遞傳統女性角色的象徵。這些表面上的不同，雖然都衍生自文化內在性別化的觀念系統，卻因為文化生態的差異，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外貌。

二、升學與性別觀念的糾纏

臺灣是個升學競爭極端激烈的社會，升學主義始終為人詬病，時至今日未曾稍減。但非常弔詭的是，本研究竟然顯示，升學至上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能「抑制」性別化觀念。許多女生只問能否考上國立大學，不問究竟讀的是理組或文組。部分女生選擇理組，就是因為可以減少與女生的激烈競爭，探詢轉組時也只考慮升學的機會。¹⁷許多大學的入學計分只採計或偏重國文、英文與數學，使理組學生較易跨考其他類科，文組學生則極難跨考理組類科，理組升學的機會似乎比文組高。升學主義愈強，愈能驅使部分女生選擇理組，抑制女生過度集中文組的現象。

理組女生不願降轉的現象也顯示升學主義抑制性別化觀念的作用。降轉原本有特殊的教育意涵。學校為轉組女生設想，以避免轉組後的學習困難。面對此種規定，理班女生與家長卻不領情，認為這會影響女生們的升學機會，即使理科成績不理想，仍然不願意降轉，形成理班女生「回流」文組的「障礙」。

即使如此，以近10年來，文組與理組性別比例為穩定的七三比，而理組女生仍集中在比較適合女生就讀的科系，升學主義即使能抑制性別化觀念，其作用可能並不大。即使因為理組升學機會高，吸引更多女生選讀，在進入

¹⁷ 尤其從退出現場後與註冊組長的訪談中顯示，女生在考慮轉組時，只重視升學機率，而不考慮是否符合興趣。

大學後，仍然要面對理工科系男多女少的諸多問題，是否還有其他「抑制」性別化觀念的機制，仍不得而知。例如：因為男性工作可獲得較優渥的待遇，使女性甘冒性別壓力的風險，願意投入屬於男性的工作。無論如何，此處非常確定的是，性別化觀念不是唯一影響女生的機制，在廣泛與複雜的社會文化系統中，文化觀念間經常相互糾纏，若能深入探討其他抑制性別偏見的文化觀念，對理論或實務的進展將會很有幫助。

三、符應或抗拒？

學校的社會文化環境裡，兩班女生所發展的學生文化相當程度地「符應」（correspondence）整體社會中性別的階層化的結構。¹⁸「男生理科強、女生文科好」、「理科優於文科」、「理解優於記憶」符應了社會中「理工優於文史」、「男尊女卑」的結構。

「符應」代表結構對個人的限制，鉅觀的結構要充分「符應」在微觀的日常生活，通常透過以下三種方式：

（一）內在心靈的形塑：形塑心靈必須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將性別階層化的相關理念傳遞給女生。本研究顯示，進高中之前，經由家長的教養與期望，女生已相當程度地接受前述性別化觀念；進高中之後，老師與同儕的互動，也傳遞傳統性別觀念。

（二）正式的制度障礙：制度障礙以正式規範的形式，使女生難以跨越性別藩籬。本研究中，制度規定高一必須分組，使文班與理班女生必須相互隔離，過著不同的學校生活，制度規定轉組必須降一段班則是隱性的障礙，確保兩組學生不可相互跨越，如想跨越，就必須付出升學機率降低的代價。但是，對選組時已決定跨越性別藩籬的女生（或男生）來說，降轉反而是確保跨越成功的機制，對突破性別隔離反而有幫助。

¹⁸ 符應的概念出自Bowles與Gintis（1976），係指經濟系統的特徵反映在教育系統。此處係指鉅觀的結構反映在微觀的日常作為。

(三)非正式次團體規範的約束：這是學生文化的約束力，也是另一種性別跨越的障礙。理組大都是男生，文組大都是女生，在次團體裡，選擇不屬於自己性別的組別，必須承受同儕的嘲諷與異樣眼光。本研究中，女生們對於那些理科成績不佳的女生，認為她們是「愚蠢」或「不自量力」，其文化約束力使選擇理組的女生人數減少，選擇理組之後，想轉回文組則可能面對同儕嘲諷或貶低的自尊。

可是，個人有其能動性，並非全然受到外在結構的限制，正如Willis (1977) 的研究顯示，勞工階級學生在階級再製中的主體性。本研究中，兩班女生皆能相當程度地「洞悉」這是個「男尊女卑」、「男性優越、女性次等」與「男理工、女人文」的傳統社會，女性競爭不過男性。文班與理班女生在相互隔離的生活中，發展出不同的對應策略。

文班女生認為，既然競爭不過男生，就應該讀比較輕鬆的文組或文科，何苦選擇辛苦又困難的理組，並因此創造出有異於學校主流升學觀的反文化 (counter culture)，聊八卦、化妝、美白等，追尋歡樂輕鬆的日子。選擇比較認命的文組後，似乎要依賴輕鬆度日的文化，合理化自己的選擇，使得文化形式雖異於升學文化，卻又符合傳統女性化的特徵，這就是一種「限制」(limitations)，「限制」了完全「洞悉」的可能，¹⁹形成性別再製的可能性就很高。

表面上看來，理班女生跨越性別藩籬，選擇屬於男生的理組，似乎並未受到既定性別結構的限制。然而，她們並未期盼能超越男生，依然承認競爭不過男生，只能撿男生選剩的科系，等於承認女性是次等的，甚至「鄙視」同為女性的文班女生。這種文化概念也是文化的「限制」，消弭改變性別結構的可能性。

本研究中，兩班女生文化並未全然符應性別結構，文班的抗拒在於選擇

¹⁹ 這就是Willis (1977) 所謂的部分的洞悉 (partial penetrations)。關於 penetrations、limitations、partial penetrations 的意義，請參考Willis (1977) 的著作。

文組後發展的反文化，理班的抗拒在於選擇屬於男生的理組。但她們的抗拒並不完整，在抗拒過程中，潛藏在課程與生活的性別意識型態的壓制力，仍然大過對性別結構的洞悉。只有文班女生認定讀文組的優越性，理班女生至少要確認讀理組能與男性並駕齊驅，改變性別結構的可能性才比較高。

四、強化或削弱？

高中教育在上述性別再製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是強化抑或削弱性別再製？本研究中，女生在進入高中之前，從家長的教養與期望、國中小教育的引導下，已擁有「男理工、女人文」的刻板印象，進入高中後，與Carrell（2001）研究相同，偏頗的性別化觀念，在選組時發生明顯作用。選組之後，學校生活相互隔離，文組女生課業頗為輕鬆，使她們有較多的時間與心情，從事美白、化妝、聊八卦等女性刻板印象的活動；理組女生則面臨繁重課業，幾乎全心投入學校的課業，使得學校生活相當緊湊，可自行運用的時間很少，也阻礙了她們發展與文組類似的女性角色特徵的心態與機會。

本研究只觀察一學期，未能做更長時間的觀察，無法完全確認性別隔離現象是否兩極化，但從上述分組隔離所產生的文化差異，此處可以非常確定的是，至少在這所學校裡，有相當充分的條件能使兩組女生的文化兩極化。分組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機制，降轉又強化性別隔離、同儕互動的相互影響與壓力、部分老師也強化性別化觀念，凡此種種都是促進兩種文化兩極化的重要條件。以本研究蒐集到的資料而論，這所高中相當程度地強化兩類女生文化的差異。

Jacobs與Lim（1992）的社會控制理論指出，性別隔離是持續性的、廣泛性的控制性別化觀念。國中小習得性別化觀念，在高中階段持續維持與強化，可以想像在大學與日後職場，也可能有此情形。女生即使在某個階段，有機會跨越性別藩籬，後續的挑戰仍等待著她們。當然，從強調主體性的論述中，社會控制絕對不是完美的，總有某些「縫隙」可乘，女生或多或少擁有跨越性別界域的機會，只是並未出現這兩班女生的身上。

陸、結論

臺灣社會的升學競爭非常激烈，也有明顯的「男理工、女人文」的現象，在這樣的文化生態環境下，高中女生會發展出何種學生文化呢？在早期的社會化過程中，女生們已經接受「男理工、女人文」的文化觀念，進入高中後，學校氛圍與措施並未扭轉甚至強化此種性別偏見。在內在理念上，文、理兩班女生都接受組別與課程的性別化觀念，認為「理組是男生讀的」、「文組是女生讀的」、「理組優於文組」、「理解優於記憶」、「理組課業比文科繁重」，也都接受升學主義的觀念，讀書只為進入理想的大學。內在的文化理念雖然相同，但文組與理組分流的隔離，造成組別生態環境的差異，因而在外顯行為上，兩班二段班女生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模式。文班女生的課業輕鬆，追求快樂愜意的學校生活，形成與學校強調升學文化的反文化。理班女生的課業繁重，全心投入學習，雖然也拒絕非學測科目，但大致來說，仍順從學校強調升學的價值觀。

理班女生看似跨越性別藩籬，選擇屬於男生的理組，也擁有比較性別中性的文化外表，實則處處顯現女性自卑與逆來順受的心態，甚至鄙視同為女性的文組女生。文班女生創造的反文化，在追求輕鬆的學校生活中，傳遞的角色內涵竟然還是非常傳統的女性特質。因此，兩班女生核心的文化主軸依然沒有跳脫傳統「男尊女卑」的意識型態的掌控，相互的隔離只是使文化外在表象產生差異，並未改變文化的內在理念。

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用「種花」為比喻。相同的性別化觀念「種子」，「種植」在文組與理組不同的「土壤」裡，「開出」不同顏色的「花朵」，卻始終是性別化偏見的「花朵」。文化觀念與生態環境雖然都可能影響文化的展現，可惜這所學校的生態環境，無法實質扭轉性別化的偏見。在組別分流的體制下，確實具有相當充分的條件，促使兩班女生文化的外顯模式兩極化，卻很難撼動相同的內在文化理念。

即使如此，文班與理班女生不是全然地受到結構的限制，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文班的反文化風格或理班的跨組行動，皆顯示女生們的自主、努力、某種程度的抗拒，只是最終的結果很可能還是性別再製；至少在高中階段，看不出有真正能跨越性別藩籬的現象。此與Willis（1977）勞工階級研究的結果是非常類似的。高中的學校教育，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不是削弱，而是維持與強化性別結構的再製。當然，不能否認有某些女生真的可能做到性別的超越，只是絕對不是這些中等程度學校的二段班女生。借用女生們的話，只有「超女」才能做得到。果真如此，則整體性別結構的改變，似乎非常困難。

然而，文化本身是很複雜的，文化觀念之間相互牽扯與糾纏，有些是相互增強的，有些是相互抑制的。本研究中，升學至上的觀念，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性別化的觀念。若理組升學機會遠超過文組，在這個極端重視升學與學歷的社會裡，將形成極大的誘因，促使女生選擇理組，相對降低文理之間的性別隔離。是否強化升學競爭以抑制性別偏見見仁見智，重點是找到抑制性別偏見的文化觀念，就找到轉化性別結構的機制，甚至社會結構面，也可能會有內在的衝突與矛盾，以及「轉化的縫隙」，使女性得以出人頭地。更何況，某些表現極為優異的理組女生，最終在男性的生活領域中，成功地超越男性，這些主體性的顯現，也是結構能轉化的重要關鍵。性別結構的完全再製幾乎不可能，若想有所轉化亦非易事，仍待更多的努力。至少，基於本研究結果的啟發與Correll（2001）研究結果的提醒，宜以男女數理表現並無明顯差異的事實，促使高中女生改變對自己理科潛能的「錯誤」評估，方能降低文組與理組的性別隔離。

誌謝：感謝國科會補助研究經費（專案名稱：高級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編號：94-2413-H-003-008）與中間女子高中校長、主任、老師、同學們的協助。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正太（2004）。一理工科女學生的來信。性別平等季刊，29，43-46。
- 成令方（2004）。工程校園，男女路徑迥異——同樣是優秀工科新鮮人，為什麼到頭來女生常常會陷入困境？性別平等季刊，29，41-42。
- 吳佩穗（2001）。高中女校學生次級文化之民俗誌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張荳雲（2003）。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一波（2001）學生資料【公共使用版電子檔】。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管理、釋出單位】。
- 教育部統計處（2009）。歷年大專校院學生人數——按3大分類科系及性別分（百分比）。2009年8月25日，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106-6.xls
- 教育部統計處（2009）。歷年大專校院學生人數—按3大分類科系及性別分（百分比）。2009年8月25日，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106-6.xls
- 彭森明（2008）。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94學年度畢業後一年畢業生流向調查——大專生【調查問卷】。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管理、釋出單位】。
-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臺北市：學富。
- 楊巧玲（2005）。性別化的興趣與能力。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2），113-154。
- 楊龍立（1993）。我國高中學生主修科別與性別的關係之研究。教育研究資訊，1（3），64-75。

(二)英文部分

- Bowles, S., & Gintins, H.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rrell, S. J. (2001). Gender and the career choice process: The role of biased self-assess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 1691-1730.
- Duncan, O. D., & Duncan, B. (1955).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and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493-503.
- Eisenhart, M. A., & Holland, D. C. (1983). Learning gender from peers: The role of peer groups in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gender. *Human Organization*, 42(4), 321-332.
- Gaskell, J. (1985). Course enrollment in the high school: The perspective of working-class femal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8, 48-59.
- Gibson, M. A. (1987). Punjabi immigrants in an American high school. In G. B. Spindler & L. S. Spindler (Eds.),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of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pp. 281-312).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Holland, D. C., & Eisenhart, M. A. (1990). *Educated in romance: Women, achievement, and college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cobs, J. A., & Lim, S. T. (1992). Trends in occupational and industrial segregation by sex in 56 countries, 1960-1980. *Work and Occupation*, 19, 450-486.
- Kessels, U. (2005). Fitting into the stereotype: How gender-stereotyped perceptions of prototypic peers relate to liking for school subject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0(3), 309-323.
- Keesing, R. M. (1974). Theories of 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 73-97.
- Lacey, C. (1984). Differentiation and sub-cultural polarisation. In M. Hammersley & P. Woods (Eds.), *Life in school: The sociology of pupil culture* (pp. 6-22). Milton Keynes,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easor, L. (1984). Gender and the sciences: Pupils' gender-based conceptions of school subjects. In M. Hammersley & P. Woods (Eds.), *Life in school: The sociology of pupil culture* (pp. 89-105). Milton Keynes,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OECD (2009). *Equally prepared for life? How 15-year-old boys and girls perform in school*. Retrieved August 20, 2009,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59/50/42843625.pdf>
- Reskin, B. (1993). Sex segregation in the workpla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 241-270.
- Shaw, J. (1995). *Education, gender and anxiet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Spradley, J. P., & McCurdy, D. W. (Eds.). (1972).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Ethnography in complex society*.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 TIMSS (2007).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Database*. Retrieved August 20, 2009, from http://timss.bc.edu/TIMSS2007/idb_ug.html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附錄一

TEPS資料庫國中男生與女生數學能力估計值之比較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男生	7071	-.0220	.93152	P>.05
女生	6874	.0002	.86780	

TEPS資料庫國中男生與女生一般分析能力估計值之比較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男生	7071	-.0194	.88631	P>.05
女生	6874	-.0204	.80920	

TEPS資料庫國中男生與女生綜合分析能力估計值之比較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男生	7071	-.0627	.99980	P<.001
女生	6874	.0296	.88178	

附錄二

TIMSS 2007臺灣八年級男生與女生數學各項成績差異比較

		數字		代數		幾何		資料與機率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臺灣	平均數	579	574	613	622	591	593	564	567
	標準差	4.9	4.6	6.3	5.8	5.3	4.9	4.1	4.5
	假設檢定	P>.05		P>.05		P>.05		P>.05	

TIMSS 2007臺灣男生與女生數學各項成績差異比較

		認知		應用		推理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八年級	平均數	593	592	592	596	592	591
	標準差	4.9	4.3	5.6	4.5	5.1	4.4
	假設檢定	P>.05		P>.05		P>.05	

TIMSS 2007臺灣八年級男生與女生科學各項成績差異比較

		生物		化學		物理		地球科學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臺灣	平均數	548	549	572	575	561	548	549	541
	標準差	4.1	3.3	3.6	5.1	4.5	3.6	3.4	4.2
	假設檢定	P>.05		P>.05		P<.05		P>.05	

TIMSS 2007臺灣八年級男生與女生科學各項成績差異比較

		認知		應用		推理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平均數	562	559	570	560	542	540
	標準差	3.9	3.8	4.4	3.4	4.0	3.6
	假設檢定	P>.05		P<.05		P>.05	

附錄三

高教資料庫92與94年度大一新生指定考科男生與女生成績之比較

	性別	92 年度			94 年度		
		N	平均數	標準差	N	平均數	標準差
國文	男	20175	24.88	26.137	36274	13.72	23.520
	女	20199	25.71	27.876	35001	14.67	25.084
英文	男	20175	22.39	27.663	36274	12.24	23.799
	女	20199	24.24	28.977	35001	13.75	25.366
數學甲	男	20175	16.46	25.107	36274	8.87	20.782
	女	20199	6.71	17.291	35001	3.51	13.788
數學乙	男	20175	16.70	26.547	36274	8.94	21.717
	女	20199	14.97	22.740	35001	8.30	19.042
歷史	男	20175	9.00	20.807	36274	4.72	16.473
	女	20199	13.98	22.202	35001	7.74	18.495
地理	男	20175	8.69	20.131	36274	4.55	15.982
	女	20199	14.56	22.833	35001	8.06	19.012
物理	男	20175	13.08	22.822	36274	6.89	18.458
	女	20199	4.20	13.900	35001	2.02	10.917
化學	男	20175	16.89	28.328	36274	9.02	22.977
	女	20199	6.98	19.922	35001	3.63	15.683
生物	男	20175	9.41	23.146	36274	4.88	18.138
	女	20199	6.71	20.344	35001	3.47	15.953